

在原住民醫療界 播種的老農夫

原住民醫療界に種をまいた「老農夫」

The “Old Farmer” Sows in the Aboriginal Medical Field

採訪 | 潘旻真



鍾教授（左一）至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參加學生的婚禮。（圖片提供：鍾文政）

日本三年D班有極道鮮師山口久美子，不管學生遇到什麼樣的困難都能夠大事化小，兩肋插刀，用真心在跟學生搏感情。而在台北都會區的台北醫學大學，有綽號「鍾爸」的鍾文政老師扮演著原住民學生的守護者，用嚴厲的規則來規範，用輕柔的歌曲來教化。如果說教育是百年樹人的事業，那麼鍾爸可說是為台灣

的原住民醫療界播了許多種子，替原鄉醫療的進步投注相當程度的心血。

隱身在研究大樓最頂樓的原住民研究中心，即是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寄生蟲學科鍾文政榮譽教授多年來守護原住民學生的根據地。研究室雖小，但鍾教授的愛心卻在這裡，默默地陪伴北醫的原住民學子走過人生中重要的十字路口。

由於鍾教授在言談間流露出濃濃的原住民口音，加上對原住民事務的如數家珍和熱愛，一開始就被筆者誤以為是五峰鄉的泰雅族原住民。聽到這個問題，鍾教授笑笑地說：「我不是原住民啊，其實我是客家人。」訪問後才知道，在鍾教授的家族中，還有段與原住民的歷史交織。甚至在鍾教授的成長過程中，有一段時間是刻意疏離原住民族群的。



1994年10月，在鍾教授家中舉辦山地離島醫學系公費新生聚餐。（圖片提供：鍾文政）



隱身在台北醫學大學研究大樓頂樓的原住民研究中心，是鍾文政老師多年來守護原住民學生的根據地。研究室雖小，但「鐘爸」的愛心卻在這裡，默默地陪伴北醫的原住民學子走過人生中重要的十字路口。

解開心結

從疏離到重聚的緣分

出生於新竹縣五峰鄉的鍾老師，是由廣東省陸豐縣移民來台的的八代客家人，在第五代之前都是單傳，直到曾祖父那一輩才有三個人。兄弟三人為了謀生到苗栗大湖開墾，但曾祖父的兄弟不幸被泰雅族人出草，只有曾祖父一人活下並且輾轉逃離至竹東避難，落腳後生下祖父兄妹兩人。當時居住在賽夏族人的活動領域，賽夏族人經過五峰鄉時一定會經

過祖父家門口。

某天，一位賽夏族頭目很喜歡祖父的妹妹，便決定要求其成為乾女兒，甚至把人帶回部落由賽夏族人共同領養。賽夏族只打獵不出草的親善舉動，讓家族很放心，殊不知更深山的泰雅族仍舊保有出草的傳統，祖父的妹妹最終在上坪外附近意外遭到殺害。被激怒的賽夏族人便以牙還牙地不惜翻山越嶺報仇，直到對方體悟到賠償的代價實在太高才決定與賽夏族求和，並且不再出

草。以上這段歷史在日治時代備受矚目，鍾教授說五峰鄉可以說是日本人研究原住民歷史的濫觴。

雖然現在鍾教授可以將這段歷史娓娓道來，但年紀尚小的鍾教授直到上了初中後才逐漸知道。初中階段又親眼目睹二二八事件，政治陰影使得鍾教授對人際互動缺乏信心，又得知家族過往，使得鍾教授對原住民更加疏離。這樣的狀況持續到大學畢業，姨媽要他學習大愛精神，在縣政府服務的





同學們對於「鍾爸」的感謝，是鍾教授最大的安慰。
(圖片提供：潘雯真)

大哥更是處理原住民相關業務，經常跟他討論業務細節，尤其是在原住民疾病多與寄生蟲有關。在這樣的環境下，鍾教授漸漸化解了對原住民的心結，開始從事相關研究並且重新擁抱原住民。

從生理照顧到出手相助

因緣際會下，1966年重回北醫的鍾教授，除了從事與寄生蟲相關的研究外，更因為幫助輔導原住民學生，開啟了另一段不解之緣。從事寄生蟲研究，一開始因為暫代職缺，到一股腦兒的熱誠投入，鍾教授可以說是筆路藍縷，一路走來始終如一。至於與原住民學生結緣，原本是要幫助原住民學生解決寄生蟲問題，加上都是新竹同鄉，鍾教授自然多加關照。然而在深入了解後發現，許多原住民學生在離開家鄉、

離開部落之後，不僅在經濟上遇到問題，就連生活、人際關係、課業學習，都因為文化背景不同以及語言的落後，導致他們在先天不足又後天不良的情況下，更顯得弱勢以及無助，往往一不注意就惹禍上身或是誤入歧途。

鍾教授說，原鄉或是離島北上就學的學生，初來五光十色的台北都會，難免受到誘惑。尤其當時學校附近就有三間賭場，有位學生因不小心進入，光一個晚上就輸掉一百多萬元，因為無法如期償還就遭到恐嚇甚至是暴力，最後還是經過他交涉談判才重回自由。還有一位出身於育幼院的女同學，在課業上非常認真，插大考上北醫，但因為經濟狀況不佳，政府補助的低收入戶獎學金根本入不敷出，後來外出打工，還因為不諳法律導致補助資格被取消，也是由鍾教授提款出面解決。

課後繞道散步 關切學習情形

被學生暱稱為「鍾爸」的鍾教授，除了在許多最後關頭提供金錢援助外，從學生進入大學前，就舉辦親師以及學長姊座談會，讓學生們有個方向可以引導，並且與家長溝通，除了可以透過家庭背景多了解



一曲〈茉莉花〉代表著老師把所學傳給你，希望你可以是一顆種子，把美麗的茉莉花香帶回部落，幫助族人在醫療、設備、以及能夠提供幫助上成為一顆種子去發芽茁壯，要知恩圖報以及莫忘本。

學生外，還可以使家長知道自己孩子在台北，依舊有個人在照顧著他們。

在平日更是嚴格督促原住民學生的課業，在一開始養成計畫的年代，北醫仍然有許多老教授，使用的語言交雜，使原住民學生在吸收上產生阻礙。鍾教授除了要求學生坐在前幾排認真筆記，還會在下課後輔導學生課業。就連下課後，鍾教授也會帶著師母，表面上是要散步做運動，其實是想順便繞道關心學生的課後情形。「在這樣的輔導下，原住民第一個高考及格的，就是北醫的學生；離島第一個高考及格的，也是北醫的學生。」言談之間，鍾教授流露出對學生們的關愛以及欣慰之情。

如此無微不至的照顧並不因為離開學校而中止，除了逢年過節的問暖外，在人生大事的婚禮，鍾教授更是必備的座上嘉賓。談及此，鍾爸甚至抱怨起排灣族婚禮的排場繁複，有些時候還因為好日子太受歡迎導致鍾教授必須分別派人前往祝賀。

近年來，除了原住民，鍾教授也隨著醫療團隊把愛傳到世界各地，從2000年開始跟隨著路竹會義診團展現台灣的愛心，跨海義診。從搭飛機到吉普車到小船，種種現代化的差異與衝突，讓鍾教授想起早年台灣醫療資源和設備都嚴重缺乏及落後的情景，更讓鍾教授體認到一顆感恩的心是對這社會最大的回饋。

用旋律與歌詞 傳達價值觀

俗話說忠言逆耳，所以「鍾爸」改用旋律還有言簡意賅的歌曲來提醒學生，順便把自己認為一個人該具備的價值觀透過歌詞傳達。〈綠島小夜曲〉是要學生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自己當初的目標；〈思想起〉和〈高山青〉提醒原住民學生莫忘原鄉；〈甜蜜的家庭〉則是希望在北醫的大家可以像一家人一樣互相扶持關懷，鍾老師甚至要大家把「鍾家當成自己家」，做為遇到困難的避風港。

〈茉莉花〉則代表著老師把所學傳給你，希望你可以是

一顆種子，把美麗的茉莉花香帶回部落，幫助族人在醫療、設備、以及能夠提供幫助上成為一顆種子去發芽茁壯，要知恩圖報以及莫忘本。最後，則是〈再試一下〉，不管遇到任何困難，課業落後、人際關係不佳、或是種種不順遂，不要放棄，要努力地再試一下。

採訪的最後，鍾老師想對原住民學生說的三件事就是，對於前人的經驗要參考，並且時時警惕自己，建立正確的價值判斷，不然很容易就會受到誘導而偏差；要帶著感恩的心去學習對自己有用，對部落有益的東西，把它帶回去幫助部落；最後，當學生要盡本分，懂得拒絕外界以及物質上的誘惑，做好自己分內的工作。

現在已經退休的鍾教授說，年過七十之後，看到學生都能學有所成，那些杏林種子已經散播出去，剩下的時間鍾教授說，要留給自己和夫人，還在竹東買了一塊地回歸田園，圓滿自己一直以來的夢想，做個真正的老農夫享清福去。◆

